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子罕第九」，第九篇「子罕篇」第一章。

【子罕言。利與命與仁。】

『子』，孔子，『罕言，利與命與仁』。

「《集釋》到後面一章子絕四，你們自己試試看，看能不能看得進，若看不進去，這才知道佛學的重要，但是《集釋》也不敢明目張膽的說。子絕四這一章，不學佛，便講不通，因為佛法專門說性。眾生皆有性，動植礦」，動物、植物、礦物「皆有性，那儒佛的性有差異嗎？」性，講到我們的自性。這是雪廬老人在這章書開頭講，這一章大家可以試看看，看能不能看得進去，若看不進去，這才知道佛學的重要。因為這一章如果不學佛，便講不通，也就沒辦法講，因為佛法是專門說性的，這個性就是講自性，我們一般在經典上講佛性、法性。有情眾生有佛性，無情眾生有法性。有情無情，其實性都是一個，都是一體。儒跟佛的性有差異嗎？實在講，不但儒、佛，一切眾生都有佛性，那佛性有差別嗎？沒有差別。所以在《六祖壇經》講，人有南北，佛性沒有南北。佛性遍一切處，人人都有，都一樣平等，這個沒有差別。我們看到人，有南方人、北方人，中國人、外國人，現在還講外星人，不在一個地方的人，但是每一個人的佛性，他都是一樣的。「人以為漢儒只是訓詁，宋儒只是發揮微言大義，其實漢儒功多過少，宋儒卻妄改經文。」這是宋儒跟漢儒他們的優缺點，漢儒功比較多，過比較少；宋儒改經文，當然過就多了。

「你們認字不夠，吾也不夠，程朱也是如此。」雪廬老人講，

我們大家不認識字，或者認識字，認識的不夠多，老人也講吾也不夠，我也認識不夠。不但老人說他認識不夠，字認識的不夠多，連宋儒（宋朝大儒）程子、朱子也是如此，也是認字不夠。這個字認識錯誤，那個解釋的意思就會偏差。「你們必須知道這個時代是中國文化脫節的時代。」這講到我們現代，的確是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，跟中國文化是脫節的。「孔子述而不作」，這是孔子，他自己沒有創作，他是敘述古聖先賢的這些東西，他沒有創作，根據古聖先賢來敘述、來學習、來整理，他沒有自己的創作。「吾學佛十年之內不說空，初來台灣，講《楞嚴》、《法華》中的空，用另一重講法，不然人聽不懂，或許會受害。」這是雪廬老人剛學佛十年之內不說空，初來台灣，起初剛來台灣的時候，在台中講《楞嚴經》、講《法華經》，這兩部大經中的空，他是用另一種講法，不然人聽不懂；聽不懂，誤解經義、錯解經義，或許會受害。「禪宗呵佛罵祖都是經中的意思，用當頭棒喝，使人警覺而有所悟。六祖悟了道，五祖才向他講《金剛經》，用迦裟遮住窗戶，為著怕不到程度的人聽了受害。」五祖給六祖講《金剛經》，用迦裟遮住窗戶，怕外面的人程度不到，聽了錯解經義，受了害。所以講經、說法要契理契機，契理就是不違背真理；契機就是聽的人要適合他的程度，如果他程度還不到，你給他講高層次的佛法，不但對他沒幫助，反而他受害，錯解經義。「後人讀《論語》而重視科場考試，所以古來聞道做人的很少。」後人就是到明清，這就是後人，讀《論語》重視考試，在科場為了應付考試，那不是學做聖做賢。所以古來學《論語》，聞道做人的很少，也就是說他讀《論語》為了什麼？為了考試；聽聞道跟做人的，這樣來學《論語》的人就很少。

『子罕言，利與命與仁。』

「子罕言利，孔子少講利。與命與仁，常講命，常講仁，這種

說法，文理似乎可以通順，但是在道理上卻有不可通的地處。」

「再者，這一章就只一個句讀：子罕言利、命、仁。既然孔子罕言仁，那孔子是寧願大家多為小人嗎？若仁少講，那《論語》這一書所說的是什麼？」所以這很關鍵，罕就是很少，很少講利，這個我們可以理解；很少講命、很少講仁，《論語》不是講仁的地方很多嗎？如果來解釋為仁很少講，那《論語》這部書它說的是什麼呢？它核心在哪裡呢？難道孔子希望大家都做小人嗎？就這個意思。

「子罕言，做一個句讀，意思是：孔子言仁最多，言性其次，言利最少」，要這樣來理解。「大家必須知道，《論語》這種文章是子游、子夏輩的文章，漢人尚且不能作出來。所以孔子廟，古代稱作文廟。」這是說他的文章是最高層的了。

「漢儒依訓詁講解，沒有發揮議論，這一章妙訣在子罕言。」

「鮮與罕不一樣」，這兩個字它意思不一樣。「鮮是少」，我們在《論語》其他篇章裡面看到，巧言令色鮮矣仁，鮮就是少，不是說完全沒有，少。此地講的罕，希罕的罕，鮮跟罕不一樣，這是文字上它的含義不同，「罕比少更少」，罕比鮮更少。「孔子罕言是輕易不言」，也就是不輕易來講。

「《徐氏說文》云，直接說為言，問答曰語，所以這部書叫《論語》。又，《論語》文中，有吾，有我，要如何講？《論語》是二人的問答，所以不可稱為論言。」言是自己主動說的，這叫言。語就是有兩個人，兩方面有問有答，這個叫語。

「《周禮·春官》是管學務的，其中有說：發端曰言，答述曰語。」發端來問問題的叫言，我們一般講發言，發言人發言，對方來回答、來敘述叫語。「子不語怪力亂神，是有人來問怪力亂神的問題，孔子不說，沒人來問更不講。」

「這一章不必拐彎抹角。」「罕言是輕易不說」，不輕易講，「或許偶爾也說」。「若都不說，那應說是絕言」，完全不講。罕就是偶爾有講一下，也有講一講，不是完全都沒有講，這叫罕。那不是絕言，不是絕對不講，是很少講。「利與命與仁，即使沒人問，孔子自己也有說的時候，只是輕易不說，例如子畏於匡，孔子說：文不在茲乎！這說的就是命」，天命、性命，說的就是命。

「學《論語》要學行為，不要亂改經、隨便注經」，不能亂改經文，也不能隨便去注解經文。「若弄不明白而注經，可以嗎？」自己沒有搞明白，就去做注解，這樣可以嗎？當然這是試問的話，這個當然是不行的。「學這一章，你們就知道不可以粗率看字。」每一個字都要仔細看，不能很粗淺、草率看字，囫圇吞棗，這樣看往往就錯解經義了，這個非常重要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